

萧木樨，我不需要，
一个不忠不贞的太子妃。
给我滚！

寂寞皎皎
作品系列
008

君临天下

上
JUNLIN TIANNXIA
寂寞皎皎 作品
JIMUJIAOJIAO
WORKS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联席会议
2013年度重点扶持作品

一纸婚约，两国联姻。

他们成亲三载，为何却从不同房？

一个装呆卖傻，一个暗藏心机……

这背后到底隐藏了多少惊天秘密？

欲望酝酿痴嗔，怨毒牵引罪恶——

实力派作家寂寞皎皎新作奇袭

一部最奇最美最毒的深宫禁恋大戏！



手机阅读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编辑短信 8888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琤。

君临天下

上
寂寞皎皎
作品

JUNLIN TIANXIA

JAYEJIAOJIAO
WORKS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临天下: 全2册 / 寂月皎皎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436-9731-7

I. ①君… II. ①寂…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2459号

- 书 名 君临天下
作 者 寂月皎皎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 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东明 E-mail: qdgdms@souhu.com
特约编辑 戚兆磊 廖雯雯
封面设计 80小贾
版式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4
字 数 419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6-9731-7
定 价 49.80元(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第一章	拈花笑，是非境里有闲日	1
第二章	锦屏掩，镜里情事梦中欢	15
第三章	幽兰熏，一曲清琴认知音	29
第四章	龙凤斗，欲言守静何曾静	44
第五章	月千里，虚风假凤春梦阑	57
第六章	惊弦起，衣袂翩跹谁家女	70
第七章	孤鸿影，倚天横剑清风淡	84
第八章	鲜期短，歌阑饮恨春情薄	97
第九章	月胧明，至亲至疏至深情	110
第十章	关山道，夜来风起琉璃院	124
第十一章	笙箫碎，何必英雄尽男儿	138
第十二章	月沉沉，曾记人间行路难	151
第十三章	霏色深，素衣白马冶游天	165
第十四章	腥风起，对酒逢花血雨落	179
第十五章	莫惊心，若毛饮血峭风冷	193
第十六章	帝王策，枯骨亡魂碧潭寒	206
第十七章	月弄辉，陌上风流花繁盛	219
第十八章	南柯梦，梅子青青少无猜	233
第十九章	沉金井，惟愿郎心知妾心	248
第二十章	攻心计，谁解世间痴儿女	262



君临天下

目录【上】

C O N T E N T S



君临天下

第二十一章	秋夜长，谁织罗网困羽翼	277
第二十二章	黄沙染，尸骨筑成青丝冢	292
第二十三章	人间世，江湖无日不风波	308
第二十四章	缥缈月，西风横摇鸾凤影	322
第二十五章	芳情散，朱户琼窗昔梦违	335
第二十六章	弄清溪，谁道往事逐孤鸿	349
第二十七章	枕双鸳，月斜烟重清欢共	363
第二十八章	着意深，看卿谈笑清波澜	376
第二十九章	宴琼殿，清尊酌下玲珑心	389
第三十章	西风卷，霜月澄明花满檐	402
第三十一章	逍遥游，君若无情我便休	416
第三十二章	莫思量，宝篆香销烛影低	431
第三十三章	浮生忙，谁将沉醉换悲凉	445
第三十四章	是与非，世事翻覆多少回	458
第三十五章	花期短，良宵易散锦衾寒	471
第三十六章	珠光散，吹断一床蝴蝶梦	484
第三十七章	深闺峙，千山风雨锦绣中	497
第三十八章	清影瘦，一枝芳信东君手	510
第三十九章	流年度，梦回明月生南浦	523

目录【下】

C O N T E N T S

拈花笑，
是非境里有闲日
JUNLIN
TIANXIA
第一章

太子妃萧木槿是大吴皇宫里的一个笑话。

在宫人们看来，她最可笑的地方就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个笑话。凭人背后怎样议论，她照旧每日安闲自若地来往于东宫与皇宫之间，向嘉文皇帝许知言请安，陪他说片刻话，下半日棋，赏几幅字画，尝几样小吃……

她的棋艺不怎样，字画很一般，诗文极寻常，女红更是一窍不通。

最要命的是，她长得也不像她母亲那样绝色倾城。嫁入吴国时她才十四岁，更是连脸都没长开。成亲之日，十九岁的太子许思颜看到自己的小妻子顶着沉重的凤冠呆愣愣地坐在洞房里，本就因另有所爱心中不喜，见状丢开喜帕道：“怎么娶回一截木头来？”随即拂袖离开洞房。

好在她是蜀国公主，而且是蜀国国主萧寻唯一的爱女，便是太子不宠她，也会有人照顾得妥妥帖帖。

她陪嫁带来大批忠心可靠的侍从婢仆不说，吴帝许知言也对她另眼相待，宫中上下便是背地里再怎么嘲笑，当面也不敢冷落她半分。

恭恭敬敬把她送入武英殿见驾，领路的宫女自是不得入内，转身离去时，见左右无人，便掩口而笑。

“果然是个呆子，居然带着一对蝥蛄给皇上，也不怕人笑掉大牙！”

“可不是！咱们皇上是什么人？从小饱读诗书，何等尊贵，她当作和她一样大的小孩呢，居然带一对蝥蛄进宫！”

“噢，便是太子妃，也不是小孩了吧？她和太子……成亲三年了吧？”

“三年又怎样？除了逢年过节，礼节上实在逃不过了，太子几时正眼瞧过她？心心念念都是慕容良娣和苏保林呢，只怕……至今没圆房吧？”

“看她傻愣愣的像脑袋缺根弦似的，咱们太子谪仙般的人物，怎会看得上？”

“成亲三年还没圆房的太子妃，是咱们大吴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也算创了先例了！”

“是啊，太子妃又怎样？即便未来当了皇后，也不过是锦绣裹着的一尊泥雕木塑……”

“嗯，比她蜀国那个母后还不如！”

“嘘——”

木槿已踏入武英殿，一看大太监李随的眼色，便悄悄地敛了脚步声，接过宫女奉上的丝帕，拭去额上沁出的汗珠。

七月下火的节气，此处只在偏远的角落置了冰，以便稍稍借些凉意。嘉文帝许知言卧于竹榻上午睡未醒，身上犹覆了薄薄的线毯。

木槿轻声问：“李公公，父皇怎生还没醒？莫非夜间又没睡好？”

李随叹道：“这心悸失眠也不是一日两日的症候了，亏得太子妃时常过来陪着说话，这才稍好些。”

殿外的梧桐树上又有蝉声高嘶，李随急忙移步，向守在外面的小太监示意。

几个小太监连忙持了竹竿，伸到梧桐枝叶间晃动，欲将那蝉惊走。无奈树高枝繁，那蝉远在竹竿够不着的地方，居然不曾逃走，兀自聒噪不已。

李随连忙唤人去找更长的竹竿。木槿看了一眼许知言沉睡时微蹙的眉，拈过案边一根竹签，走到敞开的窗前，仔细打量片刻，趁人不注意时轻轻一甩。

蝉声戛然而止。

外面的小太监低低叫道：“飞走了，飞走了！”

密密的枝叶间，自是无人注意到，原来蝉儿歇落的枝头已经多了一根细细的竹签。

殿内又安静下来。

糅合了檀香和龙涎香的心字篆香缓缓萦袅，温厚沉静的芬芳气息满满地溢开。

水晶帘箔云母扇，琉璃窗牖玳瑁床，俱是皇家尊贵富丽的陈设，沾了那煎心而成的香气，仿佛与周遭的富贵繁丽隔绝开来，空灵得不似尘世之物。

木槿坐到棋案边，从白玉棋罐中拈过棋子，一手执黑子，一手执白子，不紧不慢地自己跟自己下棋。



这情形宫人并不陌生，甚至又成了太子妃时常犯傻的证据。只是大吴皇后慕容雪有一次看到，微微地皱了皱眉。

传说，嘉文帝许知言少时被奸人所害，导致十余年双目失明，那时他也爱如此默然静坐，独自下棋。

人生如局，世事如棋。一着错，满盘皆输。纵是赢得天下，旖旎美梦后一枕孤寂，满怀落寞，又剩几分快活？

“欢颜！”许知言忽然间惊醒坐起，脸色苍白，满额汗水，喘息不定。

木槿忙丢开棋子奔过去，扶住他唤道：“父皇！”

许知言定定神，神色很快沉静下来，“我没事……木槿，什么时候来的？”

木槿从宫女手中接过茶盏，奉给许知言，答道：“刚过来，见父皇睡得香，不敢惊扰。”

许知言喝了茶，抬眼看了眼那下了一大半的棋，微笑道：“说小憩片刻，不想睡了这许久。你娘的药果然管用。”

木槿的母亲夏欢颜本是与许知言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红颜知己，却终究有缘无分，成了蜀国国主萧寻的妻子。她素精医道，听闻许知言近年卧病，虽远隔千里，依然会来信问明病况，并开出药方供太医院斟酌使用。

因着上一辈的情谊，太子许思颜虽对木槿不冷不淡，许知言却待她异常亲切。这三年太子忙于朝政之事，木槿每日入宫侍奉，二人处得比寻常人家的父女还要亲厚几分。

宫女已用银盆盛了水过来，服侍许知言洗了脸，木槿又捧来笼子，让他看里面的蝈蝈。

这笼子是用新竹刚编的，犹有几片嫩绿的竹叶舒展在外。许知言摇头道：“可真是个小孩儿心性，还玩这个！”

他这样说着，却摘了片竹叶，饶有兴趣地逗弄那蝈蝈，又道：“你娘小时候也淘气，捉过这个，还说她捉的是哑巴，都不会叫。谁知半夜我们睡着了，她的蝈蝈叫得惊天动地，足足扰得我们大半夜没睡好……”

他笑得面庞浮起淡淡的红晕，忽转头问道：“她多久没来信了？”

木槿迟疑片刻，答道：“有半年了吧？”

“八个月。你的父皇和母后，已经八个月没和我有任何联系。”

许知言蹙眉，黑眸中如有宝光流转。他的脸虽已不再年轻，却依然有种令人目眩神驰的奇异魅力。他看向木槿，“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父皇这么早就把你嫁过来？”

木槿迷惘，“大约想快些把我打发走，好禅位而去，带了母亲游赏天下好风光

吧？他们与父皇交谊匪浅，自是知道父皇会对我好。”

许知言笑道：“他们可真会偷懒！”

木槿表示同意，“我就没见过比我那父皇更会偷懒的人了，连女儿都懒得养！”

许知言大笑。

笑声里，方才梦中女子娇柔的低语仿佛回旋在耳边。

“知言，我想和你携手吟游天下，走遍大吴好山好水，看遍南疆北漠的无限风光……”

近年来嘉文帝多病，国事多交与太子许思颜和左右丞相商议处理。木槿是闲人，有的是时间伴在许知言身侧，这日更是陪许知言下了半日棋。

木槿照例大败，即便许知言让她数子，她依然被杀得满脸绯红，神情沮丧，引得旁观的侍从一边大赞皇上棋艺高超、聪睿明哲，一边忍不住瞥着木槿掩口而笑。

眼见得天色渐晚，许知言吩咐传膳于流香小榭。

他不惧热，但木槿拘着宫里的规矩，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圆圆的脸庞不时滴落汗珠，想来是热得厉害。流香小榭临着太掖湖，入夜有湖风挟了碧荷的清香吹过，着实凉快许多。

木槿扶了许知言缓缓走着。许知言见宫人离得远了，微笑道：“木槿，什么时候赢父皇几盘？”

木槿连连摇头，“父皇，我在棋艺上没天分，怕是赢不了。”

“是吗？”许知言淡淡而笑，“父皇有时故意让你，你瞧着我心情甚好时，便会赢我一两盘；若我神色不豫，你不但会输，有时还会‘不慎’自堵棋眼，惹来众人哄笑，好逗我欢喜。”

木槿便拉扯着许知言的袖子撒娇道：“我就是这么笨嘛！父皇不许嫌弃木槿！”

许知言浅笑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木槿是天底下再聪明不过的女子。”

木槿便又嘻嘻地笑，“‘夫唯不争，故无尤。’木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许知言深深看她一眼，说道：“你嫁来之前，我听说你一团孩子气，曾经甚为担心，只怕你心性会酷肖你母。还好，你这性情分明又是一个萧寻。若想日后过得从容，莫忘了前面尚有几句话，‘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若都能做到，我便放心了！”

木槿微笑不语。

二人所谈，却是《道德经》中的一段话。水于万物有利却不争利，因其不争，便



无人怨尤，更无过失可寻。皇宫之内，波诡云谲，欲想自保，的确无为胜有为。而许知言却盼她做到更好，可以宽仁沉静，重诺守信，懂得审时度势，扬长避短，伺机而动，方可以柔克刚，不战而胜。

这已不是自保之道，而是为人处世治国齐家之道，甚至是……君临天下之道！

流香小榭中果有莲香缥缈，携着微凉的丝丝水气，悠缓地沁入心底。水面风荷轻摆，清圆可爱，间或几朵莲花如盏，楚楚有致，缀得夜幕里的湖面更显清澈悦目。

许知言饮食清淡，肴馔多是精致素食。他扫一眼，微蹙了眉问道：“不是吩咐过，若是太子妃过来，便另加几样她爱吃的菜式吗？”

李随忙上前道：“太子妃跟前的明姑姑特地过来嘱咐了，让太子妃随皇上吃些素膳，少动荤腥。”

许知言看着木槿略带些婴儿肥的清秀面庞，愠道：“胡说！太子妃正是长个儿的时候，理应多吃些，吃好些，不许限着她。何况……胖些的女孩儿容易生养！”

他说到最后一句时，话中愠怒已转作了笑意，看着木槿的目光越发温煦。

木槿不由得红了脸，忙低下头喝茶。

这时，只闻那边禀道：“皇上，太子与慕容良娣前来请安。”

说话间，太子许思颜已携了一位美人上前请安。

许知言点头，却向那美人道：“依依，什么时候入宫来的？怎不去探探你姑姑？”

这美人容色清丽，身姿袅娜，行动如弱柳扶风，依依可人，正是皇后慕容雪的堂侄女，小名也恰唤作依依。她十五岁上便入了太子府，并在许思颜迎娶太子妃前夕被封作良娣，是太子侧妃里位分最高的一个。

见许知言问起，慕容依依忙上前答道：“已经见过姑姑了，说了半日的话。因太子过去请安，便随他一起出来了！”

许知言点头，“皇后的确辛苦。太子性情不大好，你侍奉着也辛苦了，怪不得清瘦得可怜。”

他抬眼吩咐道：“把原来预备给太子妃的那些菜肴送皇后宫里去。依依，你走一趟吧，和皇后一起用了晚膳再回去。”

慕容依依愕然，只得道：“臣妾遵旨！”

许知言又问许思颜：“思颜，你呢？”

许思颜笑道：“我自然和木槿一起侍奉父皇。”

他向慕容依依使了个眼色，便微笑着坐到木槿身畔，神情间甚见亲密。

这位年轻的太子承继了父亲绝佳的身材和容貌，举手投足无不透着出身皇家的雍

容贵气。只是他十余岁便在父亲支持下干预国事，即便眉眼含笑，也会在不经意间闪过鞘宝剑般的冷锐锋芒。

他虽和父亲说笑，也和木槿坐得极近，却始终不曾正眼看过木槿一眼。木槿也不在意，笑嘻嘻地看他们父子说些朝堂趣事，乌溜溜的大眼睛间或一眨，顾自寻着爱吃的菜肴下箸，从不插嘴。

不久后便听得外面远远传来喧闹之声，许知言微微蹙眉。他是爱静之人，朝堂之上处理政务那是无可奈何，但他的寝宫内外，绝无人敢大声喧哗。

许思颜已寒下脸，侧头问道：“什么事？”

外边很快有人打听了来回话，“听说涵元殿附近发现了刺客，御林军正在搜捕中。这边已调来宫卫守护，请皇上、太子不用忧心。”

许思颜便立起身来，说道：“我去瞧瞧。”

木槿的眉心跳了跳，又跳了跳，向来有些木讷的眼睛里有奇异的流光闪过。

许知言微笑，一掸袖子站起，唤道：“思颜，料得个把小贼也不足为患，你带木槿去瞧一眼便回太子府吧！时辰不早了，朕先回宫歇息。”

许思颜怔了怔，只得道：“是！”

于是，自有侍卫里三层外三层把许知言护着，一路送往寝宫。木槿只好随在许思颜身后，将许知言送出小榭，趁别人不注意时，向他眨了眨眼，嘻嘻一笑。

许知言一笑，摇了摇头，叹道：“小孩儿嘛，就得像小孩儿的模样。”

老太监李随已经有些耳背，闻言道：“太子妃到底年幼，站在太子跟前，的确还是小孩儿模样。”

许知言也不解释，在一众人等的紧张护卫下踏步走向寝宫。众侍卫明甲金盔，衣饰华美，而至尊的皇帝却只着一袭素袍，且是最不引人注目的颜色，丝毫不见招摇。他意态安闲蕴藉，衣袂翩飞随风，走到哪里都是万人瞩目的一道风景。

许思颜隐约听到些他们的对话，只作不知道，待父亲走得远了，才与木槿拉开距离，淡淡向自己的近卫道：“先送太子妃回去。”

说着，他顾自往那边人声鼎沸处行去。

身姿挺拔，双腿修长，金丝蟒袍在行动间冷然飘动，不怒而威。虽然年轻，他身上所散发的杀伐决断的气势，已让人不由得心生敬畏。

木槿揉了揉鼻子，又揉了揉嘴唇，依然跟在许思颜后边向前走。

许思颜的近卫忙拦道：“太子妃，太子让属下送你回府！”

木槿抬眼一笑，“皇上怕我闷着，让我跟着太子看热闹呢！难道你没看出皇上刚

才是有意让我跟着太子出来的？”

侍卫张张嘴，不能回答。嘉文帝用膳，他们自是无法在御前侍奉，也就无从判断木槿话语的真假。

木槿又道：“皇上认定太子不会怕那小小毛贼，才放心让我跟着过来。如今太子急着送我回去，莫不是皇上猜错了，其实太子心里怕得很？”

许思颜顿了顿身，偏不受她激，只向侍卫道：“还不送她回去？”

侍卫忙向木槿示意，“太子妃，这边请！”

木槿皱眉，虽乖乖往另一边走去，却嘀咕道：“明日我必定告诉父皇，你不过是个胆小鬼，连带着我都不敢！”

她圆圆面庞，大大眼睛，本就是张漂亮的娃娃脸，何况名声在外，人人都只当她小孩子心性负气说着这话，竟没人当回事。许思颜更是运起轻功，很快行得远了。

木槿笑笑，转身便往宫外走去。

有侍从抬来锦舆奔到木槿身边，木槿摆摆手，顾自迈步向前走去。

侍从相视一眼，表情不知是无奈还是好笑，只得抬了锦舆跟在后面。木槿一路分花拂柳，走得倒也迅捷。

喧闹声越来越远，待过了箭亭，越发肃穆安静。木槿甚是惆怅，抬头看看满天星子，叹道：“唉，脚都走疼了，怎么就没热闹可看呢！”

旁边随侍的明姑姑扶她坐上锦舆，居然鼓励道：“公主可以再多走一会儿，也许刺客正在宫门口跟太子打架呢！”

木槿在锦舆里打呵欠，“姑姑哄我多走路，是盼着把我养瘦些吧？可父皇说我胖胖的也很好看。”

明姑姑叹道：“那是皇上疼你……”

她还待劝说，那边木槿又在呵欠连连，显然不欲再听。

许思颜是许知言唯一的皇子，成人后虽分府另住，地方却离皇宫极近，过了朱雀大街，转瞬即到。

快到太子府时，稳稳前行的锦舆猛然顿住，甚至踉跄着退了两步。

木槿将睡未睡，给颠得一惊，差点从坐垫上摔落，顿时睡意全无。

尚未撩开帘子，木槿便听得外面喧闹惊叫声起，伴着女子惊怕的哭泣。

她忙撩开帘子一看，正与阶前那被挟持的女子四目相对。

女子娇小纤瘦，容色美丽，正是慕容依依。她被一个瘦高个儿的蒙面人捏在掌中，细白的脖颈仿佛随时会被扭断。他们的旁边是一辆华美的马车，正是慕容依依所

乘，想来应是刚从皇宫回到太子府，却在门前被人袭击。

如今府中之人未及出来，与那蒙面人对峙的只有慕容依依的随从，几个侍女早已吓得在一旁抱做一团，打着哆嗦。

转头见到木槿，慕容依依更是哭得婉转娇柔，口里却喊得极其清晰，“太子妃，救我！”

木槿向舆前正紧张守护着自己的侍从一努嘴，“去，把那刺客砍了！”

她身边的侍从一愣，“太子妃，慕容良娣在他手上！”

木槿步下锦舆，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他敢伤了良娣就拿他填命，你们别伤着良娣就成呀！”

侍从这才领命，立刻向那蒙面人砍去。

蒙面人眯了眯眼睛，径直拉了慕容依依挡到刀前，喝道：“你们再敢上前，我一刀砍了她！”

木槿眨着乌溜溜的大眼睛，“若你砍了慕容良娣，太子殿下会把你千刀万剐，皇后娘娘会灭你九族，你不怕吗？”

蒙面人冷笑道：“我既做得出这事，还怕砍头灭门？”

木槿便笑起来，“你都不怕，我又怕什么？难不成你砍了良娣，谁找我算账不成？又或者，会找我的侍从算账？”

明姑姑在旁喝道：“这贼子连皇后、太子都不放在眼里，真是该杀，该杀！万万不可放跑了！”

此时，府内守卫已经闻讯陆续赶了出来，虽不敢动手，却越发将那蒙面人包围得严严实实。先前木槿的那些侍从都是从蜀国带来的，身手不弱，闻得太子妃和明姑姑那般说，便越发放了心，只将那蒙面人团团围住，纵然顾忌着不能伤到慕容依依，还是不伺机从其背后袭击，并不理会那蒙面人的威胁。

那蒙面人身手极高，此时却不禁有些慌乱，只在手上加了把劲儿，慕容依依顿时惨叫，哭得泣不成声，“太子妃，你为何害我……”

木槿无辜地看向她，“良娣此话从何说起？”

另一边，慕容依依的乳娘张氏已从马车后探出头来，哭叫道：“太子妃，虽说我们良娣受宠，可再怎么也越不过太子妃的位分去，太子妃何必这样借刀杀人？”

木槿便问向左右：“什么是借刀杀人？”

明姑姑已勃然作色，指着张氏骂道：“哪里来的贱婢，竟敢冷嘲热讽，污蔑太子妃！良娣本就是殿下的妾，再受宠也是个妾，本就越不过太子妃。她若是敢以下犯上，太子妃一声令下便能要了她的命，还需借这人之手杀她？”



木槿恍然大悟，连忙摆手道：“明姑姑快别说了，太子那样喜欢她，我岂敢要她的命？既然他们这样说，太子也可能这样说。唉，别个个都认为我是借刀杀人吧！那个……谁，你快放了慕容良娣吧！”

蒙面人松了口气，遂道：“叫他们让出一条道来！”

木槿似有些无措，又看向明姑姑。

明姑姑忙道：“好、好，你放下慕容良娣，我们这便让你走！”

蒙面人冷笑道：“把我当傻子呢！自然得请良娣送我一程，待我安全了，就将她放回！”

木槿愁道：“可若你不把她放回来，他们岂不是还得说我借刀杀人？算了，你放了她的，我跟你走吧！”

“公主……”明姑姑急忙要阻拦，木槿悄悄将她的手掌一掐，止了她的话语，顾自走向蒙面人。

众侍从面面相觑，不由得让出一条道来。

慕容依依脖子上已被利刃割开极浅一道口子，此时正缓缓溢下一缕鲜血。她似是早已忘了疼痛，只傻傻地看着眼前这个笨头笨脑的太子妃。

木槿忧伤地叹道：“在太子心里，你自然比我重要，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算是怕了你了，成不？”

“说得好可怜见的！”那蒙面人忽然冷笑，一把揪住木槿的衣襟将她擒到近前，这才推开慕容依依，高喝道：“让路！”

木槿便道：“还不让呢，你们也想借刀杀人吗？”

众侍从顿时哗地让出一条道来，生恐让得慢了，背上那道不知从而何起的罪名。

蒙面人急抓起木槿，运起轻功便沿着大街往人烟稀少处飞奔。

慕容依依回过神来，忙叫道：“快，快追，救回太子妃！”

明姑姑顿时大叫道：“慕容良娣，你想借刀杀人，害死太子妃吗？”

慕容依依一呆，未及答话，明姑姑已经一边放声大哭，一边连唤侍儿道：“秋水，如烟，快快修书回蜀，说吴国太子纵容宠妾灭妻，这日子没法过了。求皇上快快派人接公主回蜀国吧！”

……

众人无不看向慕容依依，虽不敢明言，但这太子一妻一妾，谁憨傻忠厚，谁精明厉害，已是不言自明。

太子妃虽呆得太过了些，明姑姑虽说得也过了些，但这慕容良娣的确不像传说中那样温柔良善。

蒙面人远远听到那边的动静，垂头看看被夹在肋下乖乖不动的小丫头，穿过两条小巷，越过几重屋檐，忍不住嘲笑道：“真没想到许思颜居然娶了这么笨的太子妃！你知不知道，那什么良娣虽比你重要，却绝赶不上他的社稷江山重要！”

“哦！”木槿茫然地问，“大叔，慕容良娣赶不上社稷江山，关我什么事？”

“别叫我大叔！”蒙面人不耐烦地瞪着她，“你懂个屁，若是你出了事，蜀国闹将起来，立时社稷不宁，江山不稳！太子再怎么不喜欢你，也不会因为我杀了那个良娣怪你借刀杀人！”

“噢，好像有点道理……那下回慕容良娣再说些怪怪的话，我是不是可以不用顾忌，把她痛骂回去？”

“当然可以！”蒙面人想着这太子妃笨成这样，又是好笑，又是不平，忍不住又指点道：“便是太子偏心，你也可以去和皇上、皇后告状，他们必然会维护你。”

木槿笑嘻嘻地道：“好，回头我试试。大叔，你人真好！”

“别叫我大叔！”蒙面人抑郁，语气立刻逼出几分凶狠来，“我没那么老，我更没那么好！不然我会潜入深宫？不然我会劫持你？”

“噢……我知道了！原来你是藏在慕容良娣的马车里出入皇宫的呀！然后你在太子府门口被发现了，才决定劫人？”

“哼，出入太子府可比出入皇宫方便多了。我藏于车下，本待她们进太子府后人散了再出来，谁知下方车轴忽然断了！真是……”

木槿顿时笑出了声，“小黑，必定是你太胖，压断了车轴吧？”

蒙面人刚运功飞上一处屋檐，预备抄捷径赶路，闻言差点滚落地上，怒道：“丫头，你叫我什么？”

木槿道：“小黑啊！我母后养过一只猿，通体雪白，就叫作小白；你既不让我叫你大叔，又这般通体漆黑，我就叫你小黑，有啥不对？”

“我不黑！”

蒙面人伸手去拉蒙在脸上的布条，扯了一半，又忙顿住，瞪她道：“若你瞧清我的样子，便休想再活了！”

木槿被他一甩，差点掉下去，赶紧拽住他的衣袖，虽是晃了两晃，倒也在屋檐上站稳了，冲着他笑道：“我没瞧清你的样子，只瞧见你长着一对桃花眼，很美！”蒙面人一怔，回头看时，正见她盈盈立于月下，脸儿圆圆，笑眉弯弯，大而黑的眼睛里落满星光，居然灵气逼人，再觉不出丝毫木讷来。

她继续拽着他的衣袖笑道：“不许我叫你大叔，又不许我叫你小黑，我便叫你桃花，如何？”



“桃、桃花？”

“唉，是不是像女孩儿的名字？要不，叫黑桃花？”

蒙面人懵了半晌，别过头道：“随便你吧！”

横竖她永远不会知道他到底是谁。

于是，蒙面人在木槿心里，便被叫作了黑桃花。

黑桃花定定神，继续带木槿前行。

木槿已有些郁闷，“喂，黑桃花，你带我走出那么远，我们家那些人再也追不着你了，该放我走了吧？”

黑桃花清了清嗓子，冷笑道：“呆丫头，你以为我好不容易抓了你来，真会放你走？”

“那……你准备带我去哪里？”

“自然是见我家主人。他若说放你，我便放你；他若说不放，哼哼，那你给关一辈子也活该！”

“你家主人是谁？”

“……你若知道了，更别想活了！”

木槿觉得，这朵黑桃花可能真的不想让她活了。

趁着月黑风高，他带她潜入高门侯府，这本不是问题。这人身手极高，自由出入皇宫可能有问题，但出入太子府或别的什么府第应该毫无问题——前提是他们未作防备。

否则，即便在马车下边藏着，一样可能出问题。

木槿当然也不会告诉他，明姑姑近来看那娇滴滴的慕容依依很不顺眼，早已暗中动了手脚。

“小贱人，给她三分颜色还真开起染坊来了！也不看看咱们什么时候吃过亏！”明姑姑告诉她时，一脸狞笑。

木槿清白无辜地叹道：“明姑姑，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呢！”

“你不用知道，把这减肥茶喝了就好！”

“啊……”

每当那时候，木槿总是特别思念大吴皇宫里的父皇。还好有个许知言，每次都唯恐她吃不够，生生把明姑姑好不容易帮她减掉的肉再养回来……

如果真的活不了，就没法去跟父皇下棋了，也吃不着父皇那里的香甜饭菜了。

于是，她很想假装自己不认识字，不认识越过的几处廊下挂着的灯笼上，皆有着大大的“慕容”二字。

黑桃花把她带到慕容府来了！

若她没听错，方才黑桃花明明说若知道他主人是谁，更别想活了。

好吧，他飞得那么快，纵然她认得字，也该看不清那些字才对。

她就是个憨憨呆呆的太子妃，想活得长长久久过得快快乐乐的太子妃。

越过戒守相对严密的外院，却见后园庭院深深，池阁敞丽。碧梧摇影里，隐约闻得各色花木清香，却静谧幽深，不见人影。

黑桃花在一座假山下寻了处密林将她放下，说道：“待会儿我先找间屋子把你关起来。如果你和路上一样乖乖的，我就不捆你，也不堵你的嘴。等我去问过了主人意思，就来处置你，知道吗？”

木槿奇道：“啊，这里就是你主人的家？可你怎么偷偷摸摸的，跟做贼似的？”

黑桃花瞪他，“你傻不傻？我奉命秘密行动，要的就是来无影，去无踪，怎能叫一堆人知道？”

“来无影，去无踪？”木槿惊叹，“莫非你就是说书的那些人所说的江洋大盗？”

黑桃花急忙更正，“是江湖大侠！”

“原来是大侠！”木槿点头，“你刚到皇宫锄强扶弱去了？还是预备去太子府诛杀奸佞？”

“……”

黑桃花恼怒地瞪她，却见她用一双大眼睛清澈无比地仰望着他，一脸的钦羨崇拜真挚得无以复加。

一肚子的怒气顿时发作不出来，他叹道：“你这丫头倒也呆得有趣，看得我真想直接把你给放了……”

“那就放了我呗！”木槿不胜欢喜，“不过你得送我到大会上，再告诉我怎么回太子府。”

“嗯？”

放了她还讨价还价？

木槿却坦然看着他，“我和我母后长得不像，性情也不像，但有一桩很像的。”

“哪桩？”

“都不认路，出了门就不辨东南西北！”

“那么，你其实还是不知道这是哪里？”

木槿奇道：“你又没带我走正门。便是走正门，黑灯瞎火也未必看得出是哪家宅院呀！”